

康熙几暇格物编

星宿海

黄河发源星宿海。后人以星宿之名，疑黄河从天上来，非也。朕尝遣侍卫西穷河源，至星宿海，蒙古名鄂敦他腊〔鄂敦即星，他腊即野〕。地上飞泉杂涌，成水泡千百。从高下望，大小圆点烂如列星，故名星宿耳。朕亲征厄鲁特时，于宁夏回銮，出横城口，自船站登舟顺河而下，至湖滩河所二十一日，皆前人未施舟楫之地，波流起瀚，水色黄浊，日光摩荡，闪烁如熔金，船中上下人员无不目眩也。

蒙气

蒙气离地甚近，四十度以上即不用蒙气表矣。故地方高朗清处，皆无蒙气。近有测量地里图人早行，晨鸡未发，忽见天际如日方升，林木村舍依稀辨色，须臾昏黑如故。移时东方始明，盖日在地平之下，光映蒙气而浮上也。正如置钱碗底，远视若无，及盛满水时，则钱随水光而显见矣。

方音

朕巡历七省，土俗民风，皆留心体察。凡各省分界处，其土人语音皆异，如直隶各府所属声口，间有不同，而亦不甚相远。若一入德州界，便是山东语音，一入固关界，便是山西语音，以至江浙，无不如此。盖分隶各省故也。蒙古部落虽多，其语言总无大异，以咸在郭毕也。〔郭毕即瀚海，其地多砂石，少草木〕。至其地者，一见而知其为郭毕，犹至窝集者，一见而知其为窝集也〔窝集者，密树丛林冬夏不见天日〕。

窝集

窝集东至海边，接连乌喇、黑龙江一带，西至俄罗斯，或宽或窄，丛林密树，鳞次栉比，阳景罕曜。如松柏及各种大树，皆以类相从，不杂他木。林中落叶常积数尺许；泉水、雨水至此皆不能流，尽为泥滓，人行甚难。其地有熊及野豕、貂鼠、黑白灰鼠等物，皆资松子、橡栗以为食。又产人参及各种药料，人多有不能辨识者，与南方湖南、四川相类。

鸟鼠同穴

天地之大，奇异甚多，经典所载必有证据，后人因未亲知实见，故疑而弗信。如《禹贡》“导渭自鸟鼠同穴”，孔安国传云：“鸟鼠共为雌雄，同穴而处。”蔡沈谓其说怪诞不经，此特蔡沈未尝身至其地耳。张鹏翮奉命往俄罗斯，经过地方见鸟鼠同穴事，朕曾面询之，知《禹贡》之言不诬。

白粟米

粟米〔《本草》粟米即小米〕，有黄、白二种，黄者有粘有不粘，《本草注》云：粟，粘者为秠，北人谓为黄米是也。惟白粟则性皆不黏。七年前乌喇

地方，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，土人以其子播获，生生不已，遂盈亩顷。味既甘美，性复柔和。有以此粟来献者，朕命布植于山庄之内，茎、干、叶、穗较他种倍大，熟亦先时，作为糕饵，洁白如糯稻，而细腻，香滑殆过之。想上古之各种嘉谷，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。可补农书所未有也。

使鹿使犬

赫真飞雅喀、鄂罗春其棱四种地方在东北海边，其人不事树艺，性以鱼为食，以鱼皮为衣。其地不产牛马家畜，赫真飞雅喀使犬；鄂罗春其棱使鹿，以供负载，皆驯熟听人驱策。往日归化者甚众，前岁遣人至彼，又有无数野人投顺，其土俗约略相同也。

哈密引雪山水灌田

哈密地方终岁不雨，间有微雨，沾土即止。亦无雾露，惟冬月有雪。而每年庄田丰熟无旱干之虑者，以引雪山之水。大者为渠，小者为沟，足资灌溉。非如内地必仰藉雨泽也。又其地多暑，往岁有回子二百余人，朕因噶尔旦事发令居杭州，常念水土不同，恐其不能耐热，及回京时无一人疾病。询之，云：哈密、土鲁番之热，更甚于杭州，但土地高燥，有凉水可以解暑，杭州至三伏时，则井、泉、河水皆温，不能解炎暑耳。

谷穗变蚊

策妄阿喇布坦地方多种水田，颇无旱潦之患。惟或一年谷穗变蚊而飞，撚视之，为水或为血。朕曾遣侍卫到彼亲见其事。尝阅《岭南异物志》云：岭表有树，结实如枇杷，每熟即拆裂，蚊子群飞，土人谓之蚊子树。此与谷穗变蚊之事相类。程子曰：“天下之物必有对。”即此可见矣。

土伯特

今之土伯特地方，想即唐之回纥也。德宗时，尝以公主妻之，至今其地尚有下嫁时物，以此考之，知为回纥旧地无疑。

石盐

石盐产手回子地方，每高山罅隙处多有之。险峻不能至，土人多用箭射取之。色洁白明朗，略似水晶，性温。入火不爆者，乃真。可以疗病，与中土之盐迥异。又有红色石盐产于平地水泽中，色微红可爱，土人饮食用此，不闻入药也。

冰厚数尺

《汉书》有云：“积阴之处，木皮三寸，冰厚六尺。”后人未必深信。不知近北极之地，冰雪经冬夏不消，结冰有至数尺厚者，即今黑龙江以北，皆是如此。古人之言，不为无因，亦地土严寒之所使耳。

察哈延山

黑龙江西有山名察哈延，穴竅中白昼则吐燄，晚则出火，经年不熄。近嗅之，气味如煤，其灰烬黄白色如牛马矢，撚之即碎，亦内地所未闻也。

“南无”字义

佛经“南无”二字，世人不知西域音义，妄以私见穿凿，注解累帙盈篇，究无一语归著。朕尝问西土人，知彼中以合掌稽首为南无，音读如“那摩”。故经典凡诸佛号皆有南无二字。盖云稽首某佛也。此说最简当，因思每见宋元人柬帖，其致僧家者，题纸尾云：弟子某和南。和南为顿首，犹南无为稽首也。

达发哈鱼

达发哈鱼，黑龙江、宁古塔诸处皆有之。每秋间从海而来，衔尾前进，不知旋退，充积河渠，莫可胜计，土人竟有履鱼背而渡者。

地绝处

黑龙江以北地方，日落后亦不甚暗，个半时日即出，盖地之圆可知也。近北极，太阳与地平遇掩无多也。朱子云：唐太宗收至骨利干，置都督府，其地夜易晓，夜亦不甚暗，盖地当绝处，日影所射也。又云：《通鉴》说有人适外国，夜熟一羊胛而天明。此是地平之处，日入地下，而此处无所遮蔽故常光明。以此知古人纪载皆有确据，非好为新奇之说也。

南方物性

南方梅、杏、桃、李之类，开花结实皆早于北方。及至果熟，或与北方同时，或且有后时者。其麦苗，二月即已繁茂，吐穗亦早，宜乎成熟先于北方，尽较其收获之期，南北究无大异。即如野草，初春虽已长成，而结子必待秋令。总之，南方风土柔缓，物性亦复相似，故米面果实之属，食之常难运化。朕屡次南巡，亲加体验，乃知之甚详，彼土著者，皆习而不察也。

山海关

山海关澄海楼，旧所谓关城堡也。直峙海浒，城根皆以铁釜为基。过其下者，覆釜历历在目，不知其几千万也。京口之铁甕城，徒虚语耳。考之志册，仅载关城为明洪武年所建，而基址未详筑于何时。盖城临海冲，涛水激射，非木石所能久固。昔人巧出此想，较之熔铁屑炭，更为奇矣。

哈密瓜

哈密，古瓜州近域，其瓜较内地甜美，体甚巨，长尺许，两端皆锐。彼国中遍种之，每熟时，人惟啖此以代谷食，遂觉气体丰腴有逾平昔。剖晒为脯，芳鲜历久不变。自彼国臣服以来，每岁常充供献。中土始尝此味，前此所未有也。

三门砥柱

四十二年西巡过陕州，观三门砥柱。盖砥柱一山屹立河中。禹罄之三穿，使河出其间，有似门状，故曰三门也。俗云南为鬼门，中为神门，北为人门。三门之险，鬼门为最。唐开元时，陕郡太守李齐物更凿砥柱，以通漕，烧石沃醢，开山巅为挽路。代宗时调巴蜀襄汉，麻枲竹箨为絢，以挽上陕运舟，至今山上蔑索深痕，明显如指。前人作为，总非后人所能及也。

雷声不过百里

雷电之类，朱子论之极详，无复多言。朕以算法较之，雷声不能出百里。

其算接依黄钟准尺寸，定一秒之垂线，或长或短，或重或轻，皆有一定之加减。先试之铙炮之属，烟起即响，其声益远益迟。得准比例，而后算雷炮之远近，即得矣。朕每测量，过百里虽有电而声不至，方知雷声之远近也。朕为河工，至天津驻蹕，芦沟桥八旗放炮，时值西北风，炮声似觉不远，大约将二百里。以此度之，大炮之响比雷尚远，无疑也。

海鱼化麇

黑龙江一带地方，每冬令则有白项野麇，从海边来，盈千累万，不可胜数。形比内地者微大，肉亦肥，但其味稍腥。想海鱼化生之物，故与山林所产不同。《月令》云：“雀入大水为蛤，雉入大水为蜃。”想此类乎。

石鱼

喀尔沁地方有青白色石，开发一片，辄有鱼形，如涂雌黄，或三或四，鳞鳍首尾，形体具备，各长数寸，与今所谓马口鱼者无异。扬腮振鬣，犹作鼓浪游泳状，朕命工琢磨以装砚匣，配以松花江石，诚几案间一雅玩也。尝读《水经注》及《酉阳杂俎》，言衡阳有石鱼山，石具鱼体，宛若刻画。又《池北偶谈》述汧阳县有石鱼沟，取石破之两两成鱼，可以辟蠹。故宋人石鱼诗云：“相传此石能辟蠹，功在琅函并玉储。”然未有如斯之纤悉克肖者也。其与石俱生耶，抑鱼之化？如零陵之燕，海南之蟹耶？物理之不可全穷又如此。

山气

海市见之于书，人皆知之，不知山峦之气亦然。塞外瀚海，早行春秋之际，空阔之处望之，亦有如城郭楼台者，有如人物旌旗者，有如树木丛生鸟兽飞舞者。远观景象无不刻肖；逼视之则不见。是皆山气之所融结，可与海市并传也。

秦达罕

秦达罕，产于兴安外如索约尔济等地方，即兔类也。其形倍大，肉味鲜洁，春夏时毛色与兔略同，至秋末冬初则变白如雪，惟耳尖黑颖，四时不改，足上鬣毛甚长。盖彼地严寒，非此则不足御冬。每当春二三月孳生二次。今畜于

热河山庄，其毛色更变及孳生之时，与在出产之地无异。

雷楔

霹雳碓，形质各殊，随地而异。今各蒙古瀚海沙漠等处，尝拾得铜铁，或如枪头，或如箭镞锥刀之类者，盖雷斧也。《雷书》云：雷斧，铜铁为之，盛京、乌拉诸地则皆石，色微青黑而透明，映之莹如玻璃。其在西洋者，石色沈绿明澈，无异此雷楔也。《博物志》云：人间往往得石，形如斧刀，名霹雳楔者，是矣。又有雷墨、雷钻、雷锤，不过以状异名，要皆金石质也。唐人小说谓玉门西有雷庙，国人年年出钻，以给雷用，是诚谬言。夫雷火所至，万物具化，斧楔乃雷气之所化耳。其或金或石者，随地气而使然也。

土鲁番西瓜

土鲁番在哈密之西，其地产西瓜，种最佳。每熟时，人入瓜田，必相戒勿语，悄然摘之。恣其所取，瓜皆完美。若一闻人声，则尽拆裂无全者，亦异闻也。

地球

自古论历法，未尝不善，总未言及地球。北极之高度所以万变而不得其著落。自西洋人至中国，方有此说，而合历根。可见朱子论地则比之卵黄，皆因格物穷理中得之，后人想不到至理也。

理气

宋儒论理气最好，宋以前诸儒及后之学者每好为注解，注则离，解则畔，倒不如本文中细看，或得其旨一二。若立自作之意，须读到极处，然亦未必能也。

潮汐

潮汐之说，古人议论最多，总未得其详，惟朱子之说得其理。朕到海边，如山海、天津、大江、钱塘等处。每察来去之时，与本土人询问，大约皆不同。所以将各处令人记时刻，而亦不同。后知泉、井皆有微潮，亦不准时候。问及西洋人与海中行船者，皆不同。所以难明。依朱子之言，属月之盈昃，其理甚确。

沙蓬米

沙蓬米，凡沙地皆有之，鄂尔多斯所产尤多。枝叶丛生如蓬，米似胡麻而小。性暖，益脾胃，易于消化。好吐者食之，多有益。作为粥滑膩可食，或为末可充饼饵茶汤之需。向来食之者少，自朕试用之，知其宜人，今取之者众矣。

。

鲊答

鲊答之名，见于陶九成《辍耕录》及李时珍《本草》，第云：产走兽腹中

。不知出蛇头及鱼腹者为贵，其形色亦不等。相传蒙古祷雨时，投鲜笞于泉源，或持呪，或以手拨弄辄能致雨。朕细推其理，盖泉源本灵异之地，不受污秽，以不洁之物搅之是以致雨。旧有烧蜥蜴〔即云虎〕祈雨之说，亦即此意。今人遇泉源，未有敢轻褻者，无论南北皆然。观此可以知致雨之故矣。

瀚海螺蚌甲

瀚海一望斥鹵，无溪涧山谷，而沙中往往见螺蚌甲。蒙古相传云：当上世洪水时，此皆泽国也。水退而为壅沙耳。因思八卦之位，坎居于北，故天下水源大抵从北来。《孟子》云：洪水泛滥于中国。言泛滥者指其委如此，知其源必有所自矣。大凡水性就下，以东南为虚壑。故古来西北泽区水汇，见之史册者，今考据地志，已半为平陆，且以几千里枯泻，而仍名曰瀚海，意其本来必非即砂碛也。洪水之说近似有理，录之，以补前人所未发。

瀚海石子

瀚海沙中生玛瑙石子，五色灿然，质清而润，或如榴房乍裂，红粒鲜明；或如荔壳半开，白肤精洁。如螺、如蛤、如蝶、如蝉，胎廓分显，眉目毕举。三年刻楮之巧，未能过也。又有白质黑章若画，寒林秋月，雾岭烟溪，以至曳杖山桥、放牛夕照之景，宛然化笔。朕亲征额鲁特时，检得数百枚，赋形肖像，奇奇怪怪，莫可敷陈。造化生物之巧，一至此乎！

青马

相传青马之种从海中来，其性最良。杜甫诗所谓“安西都护胡青驄”是也。《说文》曰：马，青白色曰驄。按《史记·天官书》房星在东，天驷近之，故青色者多良马。又白色属金，金性坚久，故马白者主寿。此昔人贵青马所由来也。

樱额

樱额，果属也。产于盛京、乌喇等处，古北口外亦有之。其树藂生，果形如野黑葡萄而稍小，味甘涩，性温暖，补脾止泻。鲜食固美，以之晒干为末，可以致远，食品中适用处多，洵佳果也。今山庄之千林岛遍植此种。每当夏日则累累缀枝，游观其下，殊甚娱目，不独秋实之可采也。〔查《盛京志》云：樱额一名稠梨子，实黑而涩，土人珍之，间以作面，暑月调水服之，可止泻。又查《本草》有楮李，高者一二丈，低者八九尺，叶如李，但狭而不泽，子于条上四边生。生时青，熟则紫黑色，若五味子。至秋，叶落子尚在枝。治水肿胀满，除疝瘕、积冷。今关陕间时有之。稠梨或即楮李，声讹也。〕

砮硝

前代禁止砮硝不令出口，立法甚严，不知口外颇多产硝之地，喀尔喀、厄鲁特地方有白色土，熬之即为硝，比中土所产更佳。始知天下有用之物，随地

皆有，初不以中外异也。

木化石

黑龙江、乌喇等处，水极凉。河中尝有木化为石，形质与石无异，而木之纹理及虫蠹之迹仍宛然未泯。或有化石未全，犹存木之半者。以之磨砺刀箭，比他石为佳。又鹿角、人骨亦能变石，造物之巧，种种化机，非意想所能及也。

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来

古今论九州山脉，但言华山为虎，泰山为龙。地理家亦仅云泰山特起东方，张左右翼为障。总未根究泰山之龙，于何处发脉。朕细考形势，深究地络，遣人航海测量，知泰山实发龙于长白山也。长白绵亘乌喇之南，山之四围百泉奔注为松花、鸭绿、土门三大江之源。其南麓分为二干：一干西南指者，东至鸭绿，西至通加，大抵高丽诸山皆其支裔也；其一干自西而北，至纳禄窝集复分二支，北支至盛京为天柱隆业山，折西为医巫闾山。西支入兴京门，为开运山，蜿蜒而南，旁薄起顿，峦岭重叠，至金州旅顺口之铁山，而龙脊时伏时现，海中皇城、鼉矶诸岛皆其发露处也。接而为山东登州之福山、丹崖山。海中伏龙于是乎陆起，西南行八百余里，结而为泰山，穹崇盘屈为五岳首。此论虽古人所未及，而形理有确然可据者。或以界海为疑。夫山势联属而喻之曰龙，以其形气无不到也。班固曰：形与气为首尾。今风水家有过峡，有界水。渤海者，泰山之大过峡耳。宋魏校《地理说》曰：傅乎江，放乎海。则长白山之龙，放海而为泰山也固宜。且以泰山体位证之，面西北而背东南。若云自函谷而尽泰山，岂有龙从西来而面反西向乎？是又理之明白易晓者也。

黑龙江麦

黑龙江所产之麦最佳，色洁白，性复宜人。相传中国麦种之佳者，系西域携来。鄂罗斯地在西陲，万里有余，黑龙江上流原系鄂罗斯所居，其种亦自西来，所以麦之佳，较他处尤胜也。

《本草》药名

药料之名，有中外声音相似者，如《本草》之诃黎勒，土伯特呼为阿鲁拉。大约此种原产自外蕃，传入中土，故因仍旧名，但声音微有不同耳。如《本草》中有菘蓂子〔菘蓂音浪荡〕，其名即蕃名，似亦从外蕃传来。不察来由，多为解说。勉强附会者，不止于此，皆可无庸也。

查克

查克，木名也。瀚海一带多有之，其树无皮，当枝干青翠时，著火即燃，不必待其枯槁。烧时有焰，而无烟，与炭相似，且耐久不熄，亦木中罕见者。

葡萄

葡萄来自西域，中土所有之种无多。近得哈密回子等地方各种，植于御苑中。结实有白者、绿者、紫者，长如马乳者。又一种大葡萄，中间有小者，名公领孙。又一种小者，名琐琐葡萄。种类虽殊，食皆甘美，移植南方便失本味。大约其性北方沙石水土相宜。

堪达罕

索约尔济等地方，有兽名堪达罕，鹿类也。色苍黑，项下有肉囊如繁缨。

大者至千余斤，其角宽扁，以之为决，[《诗经》：“决拾既饮”，注：决以象骨为之，著于右手大指所以钩弦开体。]胜于象骨。世人贵之。其四蹄能驱风，凡转筋等症，佩于患处为效甚速。

汶上县分水口

朕屡南巡，经过汶上县分水口，观遏汶分流处，深服白英相度开濬之妙。考河渠通漕诸书，初元人遏汶水北出阳谷，以通卫水，南出济宁以通泗水，其分水之处为会源牐，即今济宁之天井牐也。然按其地势，南自沾头以达河淮，询为便利。而北由安居至南旺，南旺地高于天井，安能激水逆流，而使之分乎？故当时虽多设牐坝，而尝患漏竭，即水盈满亦仅可胜小舟而已。至明永乐时，总督河道宋礼用老人白英之策，筑戴村坝以遏汶，导致出鹅河口，入南旺湖。然后分流南北。以分水口为水脊，因势均导，南得四分，北得六分。增修水牐以时启闭，漕运遂通。今南北流惟吾所用，如浅于南，则闭南旺北循；浅于北，则闭南旺南牐。湖、泉并注，南北合流，虽有早暵，靡不有济。每岁东南漕艘，无或滞留，此皆白英遏汶分水之功也。相传英当日每徘徊汶、济之间，积数十年精思，一旦确有所见，决为此议。三百余年行之无弊，所谓因地之宜，顺水之性也。

诗文以命意为上

诗文之道以命意为上，意在笔先，然后发为文词，形诸歌咏，自能超出众人之表。令读书寻味无穷。所以古来名人著作，皆言近而旨远，千载而下，犹如见其心思，聆其警欬，此皆以敬诚意胜，不徒以华丽之胜也。若胸无卓见，于理祇以铺叙辞藻为工，虽丰彩可观，而实意已鲜，欲以传世而行远，不亦难乎？

落叶松

五台及口外兴安高寒之地，有树名落叶松。枝干与杉无异，而针亦青葱如盖，惟经霜雪后则叶尽脱。其木质甚坚，有微毒，斫伐时误入肌肤骤难平复。根株历久不朽，沈埋水土中则为石，可供磨砺之需，亦松杉之别种也。

土鲁番地极热

土鲁番地方，去雪山不过百里之内，天气极热。其人皆入夜始出耕种，若日出以后，则暑不可耐。且其地多磧石，赤日中石热如火，触之有焦烂之患。

古称西域流沙多热风，人物当之皆迷仆。或疑其言之太过，由今观之，实有符于古所传者。

文章体道亲切惟有朱子

朕自冲龄留心载籍，嗜读古人之文，选秦汉以及唐宋诸名作勒为一书，逐篇亲加评论，名曰《古文渊鉴》，旋授梓颁赐，以广其传于天下。迩年来常置案头，以备温习。兹于避暑山庄，万几之暇，繙阅经史、性理诸书，复取古文披览一过，其中气韵古雅，辞藻典贍，各擅所长，固极文章之能事。至于体道亲切，说理详明，阐发圣贤之精微，可施诸政事，验诸日用，实裨益于身心性命者，惟有朱子之书驾乎诸家之上，令人寻味无穷，久而弥觉其旨。此朕读书嗜古，阅历数十年之后，有得于心，特为拈出，善读书者当必能知之。

回子地产丝

西北回子地方产丝绵，以之制甲，其坚固胜于中土，大约四十层可敌浙江之丝八十层。向来不知外国出丝也。

蒙古居处有定

塞外情形不可臆度，必亲履其境，然后能知之。古称蒙古迁徙无常，但逐水草而居，似乎无一定之所，可以任意栖止矣。不知塞外地虽空旷，亦有水草不能相兼者，若有草无水，虽欲驻牧于此，其势断有所不能。是知毡庐毳幕常有不定之形，而其实则不越乎平日所居之故址也。又古人尝谓春月蒙古马瘦，朕北征时正值春月，未见蒙古不能移动。倘遇寒风雨雪，内地所骑马骡之类，在京中毛已换尽故有倒坏。口外地寒，其马冬毛尤在。所伤者皆内地之马，蒙古之马依然无恙。此亦古人未亲履其地而论之也。

白龙堆

白龙堆，古沙磧也。汉时为楼兰、姑师地。今蒙古部落敖汉、奈曼等居其东；阿霸垓、阿霸哈纳尔、鄂尔多斯等居其西；巴林等居其北。四十九家半界于龙霍。考“边卫志”云：龙堆沙形如土龙，身高者二三丈，卑者丈余。东倚三危，北望蒲昌，为西极要路。朕时北巡，亲履其地，见所谓龙堆者，长者十数丈，短者亦三四丈，形蜿蜒如龙，非可以高卑论也。土人云，龙形皆头向东南，尾朝西北，验之信然。又，其形无定处，今日隆然而起者，明日已为平沙，而或左或右之间，又隐隐聚成龙形矣。是非仅风力所能散聚，盖其灵气凝结变化无方，真似龙耳。史志所记未能详也。

水多伏流

《尚书》疏言：济水三伏三见。《水经注》言：黄河三伏三见。桑乾、黑

水亦伏而再见。以为水之脉远性厚者乃然。不知天下之水伏流者甚多，不足异也。朕每见口外诸小川，流而忽隐，隐而复流者，在处有之。故杜甫诗云：“塞水不成河”，言其断续不成通川耳。今京师畅春园之万泉庄平地涌泉汇于丹稜泐、循泐而西至西勾注为小溪，又南为陂者五六，至东雉村〔东雉村，今名慈家务〕，水入地中伏行，至六里河，重源潜发，合圣水、龙泉东注拒马。此可按地脉而求者也。世人不能随地考验，故少见多怪。明王嘉谟《海淀记》但云丹稜泐，水忽显忽隐而未究其隐归何处。魏《土地记》述当时谚云：高粱无上源；清泉无下尾。夫有本之水，放乎四海宁有一发即竭，有源而无委乎？是知凡淳而为渊，潴而为泽，必有经流潜通暗注，故能久而不涸也。以类推之，海西所谓地中有海，亦理之所有者。

同声相应

审音之道理极平易，而闇者不识，皆由习焉弗察耳。即以人声论之，喜怒动于中，声音达于外，当其情动声发，听者不必观气探色，可以知其情之为喜为怒也。又两人对语，其发音高者，则应之者亦高；其发音卑者，则应之者亦卑。反是则不和矣。此即同声相应，自然之至理也。惟乐亦然，发于何音，止于何音，为某调为某宫为某字，是犹闻人声而辨其情之何属也。取琴瑟之类，置二器均调一律，鼓此器一弦，则彼器虚弦必应。推之八音之属，皆然。《庄子》所谓以阳召阳，以阴召阴，鼓宫宫动，鼓角角动，音律和矣。是犹人声相感，高卑相应也。夫天地精微之理，皆在现前，而人不能格物穷理。朱子所谓愚者不及，智者过之也。至若清池之方响，应蕤宾而跃；光宅之塔铃，应姑洗而鸣。志籍所载，或惊为怪异，或疑其虚无，此虽皆耳食者，然亦因前人之说过于高远也。朕故以人声之感应明之，亦近取诸身之一端耳。

回子多元子孙

西北回子种类甚多。当日元太祖征服回子诸国，悉有其地，因命诸子分统之，是为部落之主。岁月既久，语言行事及服食器用遂习回子风俗，无复蒙古之旧，而其实皆元之苗裔也。

阿霸垓盐

盐之种类不一，南方所用海盐、井盐，皆须煎熬烹炼；山西解州盐池如耕者之疏为畦陇，引水灌其中，俟夏秋南风一起，即结成盐印。故昔人以为海盘、井盐资于人；解盐资于天也。独阿霸垓部落，及张家口外牧圉之地有盐一种，出水泽中，不待煎熬而自成，亦不待南风而后结。土人就近取之，其块大小不等，色青黑，味甚佳，不减于中土所产者。始知天生百物以备民用，随在各足。《礼记》所谓天时有生，地利有宜也。

累黍

黑黍之说，群儒辩论纷纭，而终无定准。李照以纵黍累尺而太长；胡瑗以横黍累尺而太短。房庶以实千二百黍为黄钟之长；而马端临讥其非通论。是皆止言黄钟为九寸，而不知此九寸为何代之尺也。朕亲累黍测验，今营造尺适符纵黍一百之数，而横黍一百止当纵黍八十一，而以千二百黍实之，黄钟亦无不合。特古者二十四铢为一两，今二十四铢仅半两耳。此犹古之一石乃今之五斗也。是知所谓黄钟九寸者，乃周尺之九寸。若以今尺九寸求之，则失矣。而后人各以时尺论之，不亦谬乎？又古者论黍，以上党羊头山产者为贵，而犹疑岁有丰歉，则黍有大小，必求一稔二米者，是大不然。朕今随地取黍，检择大者累尺为纵为横、为铢为两，不爽毫厘。盖得其根本，则自无差忒。因知昔人之定分寸、度空径，独有取于黍者。五谷惟黍粒均齐，余则不能无大小之故也。

温泉

温泉可以疗疾蠲痼，人尽知之。而不知尤宜于年长之人。若四十以内者，初浴汤池时反觉气弱，必久而后复。盖人至四十以外，筋骨少衰气多收敛，得温和之助，自然精神怡畅。若少年血脉方刚，更以纯阳之气蒸逼之，汗液越泄，精气外散，不无少损。李时珍曰：入浴后当大虚惫。此未分老少之论也。又，浴汤池必以七日为期，汤之功力始到，再静养七日，调摄心志，导和引元，则一身之气脉充足，诸疾自愈。张说《温泉箴》云：“若入温泉，居食失节，动出轻躁，莫之或益，伤之者至矣。故君子慎微。”此至言也。

熬水

泉水所发，其源流清远，及色味少异者，下必有金石之物，而温泉尤显而易见者也。然古人往往不能辨别，如《泉志》所载云：新安黄山是硃砂泉，春时水即微红故也。或云硃砂虽红，而不热，当是雄黄。临潼骊山是礬石泉，或云礬石不香，就是硃砂。《本草》云：温泉下有硫黄，气味虽恶，而可愈疾。然有一种砒石者，与硫黄相似，浴之有毒，不可不慎。夫以一二有名之温汤，千百年来，尚不能确指为何泉。若遇荒山穷谷之中，又何以辨乎？是盖未得熬水征验之法也。朕每遇温泉，即以银碗盛水，隔汤用文火收炼，俟碗水干，观水脚所积，或为礬石，或为硷卤，或为硫黄等，皆判然分晓，且视所积之轻重，而水性之清浊，及浴人之损益，皆可知矣。较之昔人悬虚拟议，辨之于色香味，而究无捉摸者，不实有可据而足凭乎？

朝鲜纸

世传朝鲜国纸，为蚕茧所作，不知即楮皮也。陆玑《诗疏》谓之楮叶，又曰江南人捣以为纸，光泽甚好。盖以其形似叶也。朕询之使臣，知彼国人取楮树去外皮之麤者，用其中白皮捣煮，造为纸，乃绵密滑膩，有似蚕茧，而世人遂误传耶。

飞狐

飞狐产于口外密树林中，形似狐，肉翅连四足及尾，能飞，但能下而不能上。《续博物志》云：飞狐亦名飞生。今山、陕有飞狐岭、飞狐口，当时必以物产得名。而《名胜志》曰：有狐食五粒松子，遂成飞仙，其说荒诞。皆因未知天下有所谓飞狐也。口外又有飞鼠，与飞狐相类，特头尾似鼠，形体小于狐。《荀子》所谓鼯鼠五技而穷也。此种荆楚间亦多有之，惟飞狐独西北乃有耳。

马口柴

明时宫中用马口柴，俱取给于山西蔚州、广昌、直隶昌平诸州县。其柴长四尺许，整齐白净，两端刻两口，以绳缚之，故谓之马口柴。康熙初年，炊爨还用此。今惟天坛焚燎用之。故近世人见之者甚少，且有不知其名者。

黄河九曲

《始闻图》曰：黄河自昆仑来，凡九曲，入于渤海，每曲千里。《河图》以黄河九曲，配上天权、势、距楼等九星，谓二曲荒外，七曲在中国。又自积石以下，分为四大折。此特举其大者言之耳。朕自宁夏横城登小舟，顺流而下，至湖滩河所二十一日，其险不可胜言，河势之汹涌，与内地相同。其性迁徙无定，摄东则西岸涨，摄西则东岸涨，沙滩洲渚随水变更，互出错列。又两崖或有高山大谷，纡余盘折，以挟束之。河岂能直行千里乎？如山西之蒲坂，古谓之河曲，春秋秦人、晋人战于河曲是也。而太原府又有河曲县。《舆地志》云：以河曲得名。即潼关之河，亦正当其曲处。唐人张祜《潼关诗》云：“地势遥尊岳，河流侧让关。”可证也。而皆非千里一曲之处，是知河之曲处多矣。《水经注》曰：黄河千里一大曲，百里一小曲，庶几近之。《史记》曰：黄河如带。则当日河形正自折旋环抱也。况自南徙以后，自孟津而下，久已非九曲之旧矣。其随地回屈又何可胜数哉？

老人星

偶阅《辽史·穆宗纪》，应历十二年春二月萧思温奏：老人星见，乞行赦宥。夫星辰虽随天运行，而其隐见，却有方隅。老人星在今扬州地方，于二三月时每每见之；若北方则不能见。惟于天球上可指而知耳。故名南极老人，言是星之属乎南也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张守节注云，老人一星在弧南，常以秋分之曙见于丙，春分之夕见于丁。丙、丁皆南方，此明证也。辽都临潢府，地处最东北，安有老人星见之理乎？

赵孟頫命名

赵孟頫，取名孟頫之义，考之诸书皆无据证。按《说文长笺》云：从兆从页。邵氏言：得兆必敬，頫低头听也，有敬意。又按《宋史·宗室世系表》

，凡太祖十一世孙皆名孟某，是孟字乃其世系排次，而孟類同产十人，其名上字从孟、下字皆从页旁，如孟類、孟籲其著者也。或取類字之义，或取敬字之义耳。又孟類一辈皆字子某，如孟類字子昂，孟籲字子俊，孟坚字子固，似上一字取“孟子”二字相连，下一字取類昂、籲俊、坚固，二字相连之义，亦未可知。

九河故道

九河故道，汉、唐、宋诸家之说不一，或谓在济南境内，或谓远界永平，而酈道元谓：“九河苞沦于海。万以朕揆之，其九河入海之处，在今天津之直沽，而九河故道不出沧、景二三百里间也。盖水性就下，今南北之水，以天津为尾闾，地最洼下。虽数千百年中，或陇谷变迁，而高卑大势，南北定位，有必不可易者。即以《禹贡》之文考之，可以断矣。《禹贡》曰：“至于大伾，北过泆水，至于大陆，又北播为九河。”疏云：大伾属魏郡黎阳，泆水在信都，大陆，泽名。夫黎阳今之浚县，信都今之深州，大陆泽在今之束鹿界，而河间在浚县、深州、束鹿之北，故曰又北也。又“九河既道”，疏云：“平原以北”，平原今德州境，言德州以上也。《汉书·沟洫志》许商云：“九河之名，有徒骇、胡苏、鬲津，在成平、东光、鬲界中。”此三地今皆属河间。杜氏《通典》云：“钩盘在景，马颊、覆釜在赵郡。”景即景州，赵郡今琢、易南，古所谓燕南赵北也。《輿地记》云：简河在临津。《金史·地理志》云：“南皮县有洁河、太史河。”传志所载九河故道之在河间境也。又岂不彰明备著乎？则天津为同为逆河入海之道无疑矣。河至周定王时，已南徙。九河故迹亦渐湮废，后人不能深究地势，多穿凿傅会。其指在济南者，既失之过南；其指在永平者，又失之过北。而郑康成据纬书谓齐桓公填塞八河，以拓疆界，其说益滋伪谬耳。凡人读书能正据经文，考以古今形势，则诸家之说，自有折衷。夫河间古郡，称名已久，其所以谓之河间者，以其在九河之间也。顾名思义又可知矣。

杨柳

《古今物疏》于草木之名，皆不能区别，如杨柳本二木。二木之内，柳又有十种余，杨亦有数种。注释家在往合称之，即有分之者，于杨则曰似柳，于柳则曰似杨，不知二木迥然不相似也。杨之叶，厚而阔，色深而光，其枝粗硬而白，枝头结蕊，累累如悬铃，春尽时，则四拆中落，白花如毡。柳之叶，狭而长，色浅而暗，其枝柔细而绿，叶间著花如葚，花后则成絮而飞。二木之不同如此。

《易》曰：“枯杨生稊。”《诗》曰：“东门之杨。”又曰：“折柳樊圃。”经传所载原未尝合一也。即《小雅》所谓“杨柳依依”，是言春时杨与柳

俱依然也。《周礼·膏物》注曰：“谓杨柳之属。”“之属”云者，尤言某某类耳。自《毛传》注：杨柳为蒲柳，而后人遂合为一。不知蒲柳生水泽中，可为箭筈，别是一种。诗人骚客承袭词章，不能精求物类，然其于杨花则只曰花，于柳花则曰绵曰絮，是亦不能掩其异矣。至李时珍注《本草》谓：“杨枝硬而扬起，故曰杨，柳枝弱而垂流，故曰柳。”是又以直柳垂柳，指为杨与柳之分，其谬益甚。多识之学不亦难乎？

风随地殊

谚云：“千里不同风，百里不同雨。”昔人谓：雨有咫尺之殊，何必百里？不知风亦不可以“千里”论也。尝记验风候，如畿内是日为西北风，山东去京为近，而其日风乃东南。盖风随地起，随地而殊。《抱朴子》谓：“鸣条之风百里，折枝之风五百里”，是言风之有无，初不论方向也。朱子曰：风与天相似，旋转未尝息。此处无风，或旋在他处，或旋在上面，都未可知。兹论最善。又上下之间亦有不同，如起火初迸裂时，其烟南向，及升云际，烟又北向，此其验也。

风无正方

《吕氏春秋》以八风配方隅，而系以四时。《春秋运斗枢》以四方配四时，而分主客，其说亦有未尽然者。朕留心观察，凡风自西南起者，为主风，余俱属客风。《易》之先天巽卦在西南，可见圣人取义之精，为万古不可易也。又《淮南子》云：“风者，天之偏气。”“偏”字义旨微妙。盖风之所起不自东西南北正向，皆从四隅而发，及其旋转，则有时而偶值正方。曾以此谕海西人，彼初未深信，令至观星台验相风鸟，乃叹服焉。此皆切近之事，却未有人道出。

水底有风

风者，气也。气无处不流，风亦无处不到。故水上行风，水下亦行风。东风解冻先从下坼，知水底风力更猛迅也。元人《杂说》载有人浴于河者，卒中寒风拘挛，谓风来水底，其利如箭，理实有之。

人依土生

五行皆为民用，而土为之主。人之始终，皆依于土，不可须臾离也。五谷果蓏之属，飞走潜动之类，总为土产。故《书》大义云，土者万物之所资生，是为人用。《礼外传注》云，人皆食土之物，养成形体。尝闻泛洋之人，水居日久，一至陆地觉土香异常，至欲俯首就而食之。是可见人之不能离土矣。

《庄子》曰“百昌生于土而反于土”，信然。

定南针

定南针所指，必微有偏向，不能确指正南。且其偏向，各处不同，而其偏

之多少，亦不一定。如京师二十年前测得偏三度，至今偏二度半。各省或偏西，或偏东，皆不一。惟盛京地方得正南，今不知改易否也。宋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谓：磁石磨针，必微偏东向。而元周达观《真腊风土记》谓：定南多丁未针。《大观本草注》谓：丙丁皆火位，庚辛受其制，物理相感耳。而推求真南之道，昔人未尝言之。朕曾测量日影，见日至正南，影必下垂。以此定是正南真向也。今人营造居室，如因地势曲折者，面向所不必言；若适有平正之地，其所卜建屋基向东南者，针亦东南；向西南者，针亦西南。初非有意为之，乃自然而然，无所容其智巧者也。又，赤道之下，针定向上，此土针锋亦略斜向上。今罗镜中制之平耳。海西人云：磁石乃地中心之性，一尖指地，一尖指赤道。今将上指者，令重使平，以取南。与《物性志》谓磁石受太阳之精，其气直上下之说相合。

两尺脉属两肾

人身藏府，皆表里相配，于五行各有专属：肺与大肠为表里，属金；心与小肠为表里，属火；肝与胆为表里，属木；脾与胃为表里，属土；肾与膀胱为表里，属水。惟命门为虚寄，或云属火，或云属水，总无确说。西北医家谓左右尺脉，分属左右肾，皆水也。细思其言，颇为近理。朱子曰：属北方者，便著用两字，元亨利贞，贞配智，北方水地，文言以“贞固”二字释之。方神朱雀、青龙、白虎皆一，北方元武，便有龟、蛇二者矣。又，《左传》蔡墨对魏献子五官金、木、火、土之正，皆用一人为之，至水正则曰修及熙为元冥，以二人治之，即此义也。

果单

果单出陕西。查《本草注》云：果单以楸子为之，即刘熙《释名》所谓奈油也。不知楸子所成特黄色一种耳。有红、黑二种，则以哈果为之。哈果出肃州，及宁夏、边外。回子呼为哈忒。今口外亦随处有之，枝干丛生，有柔刺，不甚高大，其皮可以饰箭溜矢把，耐久倍于桃皮。叶似野蒲萄而小，结实攒聚，秋深乃熟，或赤色，或青黑色，故俗亦名红果、黑果。边人云：秋时采取，摘去枝梗，将果下锅，熬出津液，漉去渣滓，炼成薄膏，贮别器内，候少凉，膏欲凝结。略如纸房抄纸法，以木为匡，抄而成皮，匀薄如油纸，揭起阴干。红果成者，色红，黑果成者，色黑。土人以之饷远。亦名果煨皮，以自熬煨而成也。乃哈果之名，书籍皆不载，是知古今方物略而弗备者，何可胜记也。

普盘

普盘即木莓，一名悬钩子，《尔雅》所谓蒨也。按《本草》云，悬钩树，生高四五尺，其茎白色，有倒刺，其叶有细齿，颇似樱桃叶而狭长，又似地棠花叶。四月开小白花，结实红色，味酸美，人可多食之。有以为即覆盆，误

也。盖莓有三种：藤生缘树而起者大麦莓，乃入药之覆盆也；树本挺而从生者木莓，一名山莓，即普盘也；草本委地而生者地莓，亦名蛇莓，不可食，今江南人谓之花盘也。

各作泥腊

西洋大红，出阿末里噶。彼地有树，树上有虫，俟虫自落，以布盛于树下收之，成大红色虫，名“各作泥腊”。考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有紫柳，出真腊国，呼为“勒法”。亦出彼国。使人云，是蚁运土于树端作案结成紫柳。唐《本草》苏恭云，紫柳正如腊虫，研取用之。《吴录》所谓赤胶，亦名紫梗，色最红，非中国所有也。又考元周达观《真腊风土记》云：紫梗，虫名，生于一等树上，其树长丈余，枝条鬱茂，叶似橘，经冬而凋，上生此虫，正如叶螬蛸之状，叶凋时虫亦自落，国人用以假色，亦颇难得。又唐人张彦远《名画记》云：“画工善其事，必利其器。研练重采，用南海之蚁柳。”按今西洋之各作泥腊，大小正如蚁腹，研淘取色，有成大红者，亦有成真紫者。用之设采，鲜艳异于中国之红紫。是即古之紫柳无疑。而北宋以前画用大红色，至今尤极鲜润者，实缘此也。

楸树

枫树南北不同。北方原无枫树之名，自南巡见枫树，方知北方之楸木，即是枫树。但南方厥木惟乔，所以直生；北方厥木惟丛，故矮短耳。其枝叶则相同也。

阿滥

阿滥之名见《唐诗纪事》，骊山有小禽名阿滥堆（《禽经》作□□鸟），善鸣。明皇御玉笛，采其声翻新曲，且名焉。张祜诗云：“至今风俗骊山下，村笛尤吹阿滥堆。”《通雅》云，□，骊山鸟也，一名阿滥堆。则古名□矣〔《尔雅》“□，□□”，疏云：□，一名鷓鴣。〕。亦作鷓滥〔鷓读安，与阿音近〕，韦昭所谓鷓鴣。苏轼诗：“不见阿滥堆，决起随冲风。”此鸟有二种：一种凤头者，高诱《吕览》注所谓鷓，一名冠雀是也；一种无凤头者，《汇雅》所谓阿兰，似百舌而无毛角是也。江南人呼为鷓□，或讹为乌□。

金光子

金光子，闽人呼酸枣，树极高大，叶长而尖，如橄榄。四月开花浅绿色，结实如大枣，八月始熟，色黄，故亦名金枣。收干则紫赤色，味酸。核圆而坚，多窍，人心之状，圆外窍中，故此果专为心家药。《闽书》云，酸枣出福州建宁、福宁，建宁人以为糕与榷糕相似。或云其种自西域佛国来，取其核就天然罅孔处雕镂作罗汉形为念珠。按《政和本草图经》云：酸枣真者最不易得，其木高数丈，径围一二尺，木理极细，坚而且重，皮亦细，纹似蛇鳞，其核

仁大而色赤如丹。今市之货者，皆实耳。

葛仙米

葛仙米生湖广沼溪山穴中石上。遇大雨冲开穴口，此米随流而出，土人捞取。初取时如小鲜木耳，紫绿色，以醋拌之，肥脆可食，土人名天仙菜。干则名天仙米，亦名葛仙米。以水浸之，与肉同煮，犹作木耳味。大约山洞内，石髓滴石而成，性寒，不宜多食。闻他府及四川有之，必遇水冲乃得，岁不常遇。他如深山背阴处，大雨之后，石上亦间生，然形质甚薄，见日则化，或干如纸，不可食矣。又《梧州府志》，葛仙米出北流县勾漏洞石上，为水所渍而成，石耳类也。采得暴干，仍渍以水，如米状以酒泛之，清爽袭人。此原非谷属而名为米，俗云晋葛洪隐此，乏粮采以为食，故名。《岭南杂记》云，韶州仁化县丹霞山产仙米，遍地所生，粒如粟而色绿，煮熟如米，其味清腴。大抵南方深山中皆有之也。

倒吊果

倒吊果，俗名吊搭果，形似山梨而小，体微长，味酢，肉多沙，长蒂。诸果始生时皆向上，此果花实皆下垂，故名。生时坚涩，熟乃沙，性暖，利健脾消食。树枝叶俱如梨，为秦中物产。今遵化沿边有之。而考之书籍，草木诸谱皆不载倒吊之名。惟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云：“搭逌离支”。搭逌音近打拉。张揖注云：“搭逌，果名。”按梅尧臣《牡丹诗》用“打拉”二字。北人方言，以欹垂为打拉。是答逌名果，或因其下垂也。《说文》、《篇海》俱作搭口果，今名吊搭，或是答逌音之转耳。

林擒

李类甚繁，林擒其一也。树不甚高，枝叶皆如李，花白。唐人谓之“月临花，实如李，而差小”。有黄、红二种。《本草》所谓金林擒、红林擒是也。独核有仁，味甘津，亦名来禽，亦名密果。此果味如密，能来众禽于林，故得林擒、来禽、密果诸称。《学圃杂疏》谓，花红，即古林擒，误矣。花红，柰属也。柰有数种，其树皆疏直，叶皆大而厚，花带微红。其实之形色各以种分：小而赤者，曰柰子；大而赤者，曰槟子；白而点红，或纯白圆且大者，曰苹婆果；半红白脆有津者，曰花红；绵而沙者，曰沙果。《西京杂记》所以有素柰、青柰、丹柰之别也。又有海棠果，《通志》谓之海红，而关西有楸子，有榲桲（满洲呼山榲曰榲桲，与陕西同音。查梅尧臣有“得沙苑榲桲诗”，《政和本草》附载榲桲于柰内，是宋时已有此称。其始或从陕西流名关外，或从关外通音陕西，俱未可定），亦皆柰类。盖李之与柰，其枝、叶、花、实固区以别，而其子、核之异尤最易辨：坚而独者，李类；柔小而四五粒者，柰类。草木诸书皆以林擒附于柰内，其亦未尝体认物性矣。

人中

人之水沟穴，在鼻下口上，一名“人中”。脉论、奇经诸书谓，任、督二脉，一行于身之前、一行于身之后，会于素髻、水沟、断交三穴。三穴为面中三水沟，又为三之中，故名“人中”也。一说人有九窍，自鼻以上皆两，自口以下皆一，此居其中，故云。是但释“中”之义耳。而王逵《蠡海集》为之说曰，所谓人中者，天食人以五气，鼻受之，地食人以五味，口受之。人中盖居人身天地之中也。此又未免穿凿。盖人受天地纯全之气成形，四肢百骸能得其全；兽则得其偏，如猿猴、猩猩之类，凡诸禽兽亦似人形，而其鼻柱直唇之间，总无此水沟一段。以此辨人之独异于兽，水沟之所以得“人中”名也。今满洲呼“呢呀尔马”，蒙古呼“库门”，高丽呼“萨拉密”，皆直曰人而已。可见义理真确，自可通之六合。窃疑古人气穴辩论，何以未经道此？及阅《素问·骨穴篇注》有“鼻”、“人”二字，是古人亦只呼为人矣。

鼯鼠

俄罗斯近海，北地最寒，有地兽焉。形似鼠，而身大如象，穴地以行，见风日即毙。其骨亦类象牙，白泽柔滑，纹无损裂。土人每于河滨土中得之，以其骨制碗、碟、梳、篦。其肉性甚寒，食之可除烦热。俄罗斯名“摩门橐注”，华名“鼯鼠”。乃知《神异经》所云北方层冰之下有大鼠，肉重千斤，食之已热。字书谓，鼯鼠别有一种，大于水牛，穿地而行，见日月之光则死，皆即此也。

地震

朕临揽六十年，读书阅事，务体验至理。大凡地震，皆由积气所致。程子曰，凡地动只是气动。盖积土之气，不能纯一，闷鬱既久，其势不得不奋。《老子》所谓“地无以宁，恐将发此，地之所以动也”。阴阳迫而动于下：深则震动虽微，而所及者广；浅则震动虽大，而所及者近。广者千里而遥，近者百十里而止。适当其始发处，甚至落瓦、倒垣、裂地、败宇，而方幅之内，递以远近而差。其发始于一处，旁及四隅。凡在东西南北者，皆知其所自也。至于涌泉溢水，此皆地中所有，随此气而出耳。既震之后，积气既发，断无再大震之理；而其气之复归于脉络者，升降之间，尤不能大顺，必至于安和通适，而后反其宁静之体，故大震之后不时有动摇，此地气反元之征也。宋儒谓阳气鬱而不申，逆为往来，则地为之震。《玉历通政经》云：阴阳太甚，则为地震。此皆明于理者。

西北地方数十年内，每有震动，而江浙绝无。缘大江以南至于荆、楚、滇、黔多大川支水，地亦隆洼起伏，无数百里平衍者，其势欹侧，下走气无停行。而西北之地弥广旁薄，其气厚劲壅涌，而又无水泽以舒泄之，故易为震也。

然边海之地，如台湾月辄数动者，又何也？海水力厚而势平，又以积阴之气，镇乎土精之上。《国语》所谓“阳伏而不能出，阴迫而不能蒸，于是有地震”，此台湾之所以常动也。谢肇淛《五杂俎》云，闽、广地常动，说者谓滨海水多，则地浮。夫地岂能浮于海乎？此非通论。京房言地震云，于水则波。今泛海者遇地动，无风而舟自荡摇，舟中人辄能知也。地震之由于积气，其理如此。而人鲜有论及者，故详著之。

江源

中国水之大而流长者，惟河与江，其源皆出西番界。河之源，自《元史》发明之后，人因得知其大略。江之源则从未有能确指其地者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颇言其端委，而于发源之处，则云：“以今所闻，殆未滥觞。”道元亦阙疑而弗敢定也。今三藏之地俱归版籍，山川原委，皆可按图以稽。乃知所谓岷山导江者，江水泛滥中国之始，禹从此水而导之，江之源实不在是也。江源发于科尔坤山之东南，有三泉流出〔一自匝巴颜哈拉岭流出，名七七拉噶纳。一自麻穆巴颜哈拉岭流出，名麻穆七七拉噶纳。一自巴颜吐呼母巴颜哈拉岭流出，名古科克巴哈七七拉噶纳〕，合而东南流，土人名“岷捏撮”。岷捏撮者，译言岷江也，是为岷江之源。南流至岷纳克，地名鸦龙江，又南流至占对宣抚司，会打冲河，入于金沙江，东流经云南境，至四川叙州府，与川江合。是真江源。根据后人但见打冲河之入金沙，金沙之入川江。而又据《禹贡》“东别为沱”之文，谓川江为岷江，溯流以穷源，谓江源必在黄胜关外。不知鸦龙江之上流实为江源也。故导江之江，有蜀江、离江、锦江、都江之称，随地随时异名，而不得专。岷江之目者非其源也。宋范成大、陆游亦尝言之。范成大《吴船录》曰，江源自西戎由岷山涧壑中出，而合于都江。今书所云，止自中国言耳。陆游《入蜀记》曰，尝登岷山，欲穷江源而不可得。盖自蜀郡之西，大山广谷，西南走，蛮箐中皆岷山也，则江所从来远矣。二说皆知黄胜关流入之江非江源，而不能定其所在。后人反据《禹贡》文，以辨其非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谓：岷山在湍氏道西，徼外江水所出，言虽无弊，特不知所谓徼外者，今科尔坤山之东南耶，抑即黄胜关外地也。《元史》云，江水出蜀西南徼外，东至于岷山，而禹导之，可谓得其方矣，而不能明悉如记河源者。盖河自都实奉使后，始得其源。大江濬发之地，从无人至者。元世祖南征，即从葱岭而南，直达天竺、缅甸，由云贵经湖广以返，路在江源之外，故不得其详也。然亦有至其地，而究未能辨之者，明之宗泐是也。宗泐使西域归云，西番抹必力赤巴山有二水，在东北者为河源，在东南为犁牛河，江源也。犁牛河即丽江，一名金沙江者。宗泐但见是水之先合于金沙江，而后合于川江，不知金沙江别源于西番之乳牛山，去江源西千余里，乃谓岷江即金沙，误矣。数家之说

，尤近于影响，其余荒唐散漫，更无可采。《隋·经籍志》有《寻江源》一卷，其书不传，间见《地记》有引之者。其说云，岷江发源于临洮木塔山。临洮今洮州卫，洮河横亘于南，江岂能越洮河而南下耶？即有其书，必多舛错，亦不足观已。惟明徐弘祖有《溯江纪源》一篇颇切于形理。弘祖曰，河入中国历省五而入海，江入中国亦历省五而入海，计其吐纳，江倍于河。按其发源，河自昆仑之北，江自昆仑之南〔按昆仑，即科尔坤之讹，非真昆仑也〕。非江源短，而河源长也。又云，北龙夹河之北，南龙抱江之南，中龙中界之，北龙祇南向半支入中国，惟南龙旁薄半宇内，其脉亦发于昆仑，与金沙江相并南下，环滇池以达五岭，龙长则源脉亦长，江之所以大于河也。至李膺《益州记》云，羊膊岭水分为二派：一东南流为大江；一西南流为大渡河。元金履祥释《禹贡》从之。夫大渡河源发于四川大邑县之雾中山，至嘉定州合川江。其去岷江真源，东西相隔千余里，去禹导江之处，南北亦相悬五百余里（《禹贡》导江之处在今黄胜关外，乃褚山〕。而云俱发于羊膊岭，何其谬耶？此皆未得其真，惑于载籍，以意悬揣，而失之也。学者孰从而征之。故详记江源，并论列诸家之说于篇。

恒河

释氏之书，本自西域，其纪山川似乎荒怪，然亦颇有依据，不可尽非其言。小有舛错者，或述之传闻，或译于笔授，转相记说而讹耳。如《因本经》云，阿耨达山顶有阿耨达池，池东有恒伽河，从象口出，流入东海；南有辛头河，从牛口出，流入南海，西有博义河，从马口出，流入西海；北有斯陀河，从师子口出，流入北海。后人据文疑水从牛、马、师、象口出，必无之理。不知所谓牛、马、象、师者皆山之形似也。其云入东南西北海，则误矣。阿耨达山，今之冈底斯也。冈底斯之前，有二湖〔番名马品母达赖湖、郎噶湖〕，即阿耨达池也。其东有山，曰马口〔番名打母朱喀巴珀〕，有水流出，东南入云南境，为槟榔江。经缅甸入南海。其南有山曰象口〔番名郎千喀巴珀〕，有水流出，入二湖而西流。其北有山曰师子口〔番名僧格喀巴珀〕，有水流出，亦西行，与象口之水会，而南流。其西有山曰孔雀口〔番名马泊家喀巴珀〕，有水流出，南行与象师口之水会，而东南流为恒河〔番名冈噶母伦江〕，入南海。是经所谓牛、马、师、象口者，方位或不同，至今番人尤称名之。特四水：一分流于东，为槟榔江，三合流于南，为恒河，而总入于南海。无分入四海之道耳。酈道元《水经注》引《西域记》云：“阿耨达山有水名遥奴，名萨罕，名恒伽，三水俱入恒河。”

兹说信然。又，《括地志》谓，阿耨达山，一名昆仑者，非也。昆仑去冈底斯西二十度，在天竺之极西，西印度之北，以北极为天顶，故《河图括地象

》曰：“昆仑横为地轴，上为天镇。”《道经》谓“天之中岳。”《水经》谓“昆仑在地之中。”皆言在天地之中也。冈底斯去北极偏东二十度，其非昆仑明矣。

浮白

“浮白”二字，人但知为饮罚爵之名，不知浮白乃人身气穴之一。《素问·黄帝问气穴篇》曰“目瞳子、浮白二穴”，注云：“浮白在耳后入发际，足太阳、少阳二脉之会。”特以古人未经用过，而《素问》为医药之书，学者未能旁通，故知者鲜耳。若“玉楼”、“银海”，经苏轼诗中引用，后人皆知玉楼为肩，银海为目矣。

御稻米

丰泽园中有水田数区，布玉田谷种，岁至九月始刈获登场。一日循行阡陌，时方六月下旬，谷穗方颖，忽见一科高出众稻之上，实已坚好，因收藏其种，待来年验其成熟之早否。明岁六月时，此种果先熟。从此生生不已，岁取千百。四十余年以来，内膳所进，皆此米也。其米，色微红，而粒长，气香而味腴，以其生自苑田，故名御稻米。一岁两种亦能成两熟。口外种稻，至白露以后数天，不能成熟，惟此种可以白露前收割。故山庄稻田所收，每岁避暑用之尚有赢余。曾颁给其种与江、浙督抚、织造，令民间种之。闻两省颇有此米，惜未广也。南方气暖，其熟必早于北地。当夏秋之交，麦禾不接，得此早稻，利民非小。若更一岁两种，则亩有倍石之收，将来盖藏渐可充实矣。昔宋仁宗闻占城有早熟稻，遣使由福建而往，以珍物易其禾种，给江淮两浙，即今南方所谓黑谷米也。粒细而性硬，又结实甚稀，故种者绝少。今御稻不待远求，生于禁苑，与古之雀衔天雨者无异。朕每饭时，尝愿与天下群黎共此嘉谷也。

食气

熊于山中必有踞伏之所，大抵在岩洞之间，人谓之熊馆。至冬时入蛰，呵气成冰，封其穴口，仅留一小孔，静伏于内，至春乃出。《毛诗名物解》云：“熊能引气，故冬蛰不食。”昔年曾猎得蛰熊，验视肠胃，净洁无物，知不食之言，信矣。倘猎者不即毙之窟中，熊逸而去，则虽冬月亦必搏兽而食，以此悟道家习静之士，能危坐两三日不食、不饥者，即食气内息之道也。若与人应对酬酢，便不耐饥饿，此无他，气随音而动，动则外泄内虚也。张紫阳云，气全则生存。

华陀五禽之戏，本于庄周“吹响呼吸、吐故纳新，熊经鸟伸，导引养形之术。”各有所由来矣。

鸟舌

凡鸟舌，皆附著下喙。有短如粒者，有及嘴之半者，有长与喙齐者。其短者声浊而促；稍长者声亦转长；与喙齐者其声圆转流丽，鸣亦能久，如黄鹏、百舌、画眉、阿口之属是也。其舌之似人者，如鹦鹉、了哥、松鸦，即可委曲其声以像人语，鸚鵡舌似人而有岐，故必翦去之，而后学人言。然率皆不过数语而止。《淮南子》所谓鹦鹉能言而不可使长言者，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也。此诸鸟舌，皆根于喉而藏于喙，惟啄木之舌其根通于脑后，其尖逾引逾伸长，出于喙寸余。树中虫蠹虽潜藏穴隙，皆伸其舌钩取之。又有一种蛇头鸟，其颈项甚长，其舌亦如啄木，每为鹰鹤击擒，辄伸其舌以刺，鹰鹤负痛，力一少纵，则逸而逝矣。此能以古为用而不能鸣者，以其舌之太长也。《元命苞》曰：舌为言之达，人之舌短者言涩，舌长者音不正，理亦如是。

地中有火

尝阅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：南郑见一军校，火山军人也，言火山之南锄镬所及，烈焰应手涌出，故以火山名军。后人疑宋之火山军，为今岢岚州地。但有火山之名，而无腾焰之事，遂谓其说为妄。不知此特地气有变易耳。今黑龙江及蒙古敖汉见有地中出火之处，去土面一二寸炎光随起，接以引火之物，辄传焰而灼。土人耕种时，略耕反之，布种其上，不两三月即收获矣。盖地气极热，发生最速故也。先儒谓火行分寄于金木水土。《元命苞》曰：火之为言，委随也。谓随物而具也。朱子曰，金木水火体质属土。王逵谓火实生土，而土劝能生火。《山经》所载“令邱腾火，诸薄炎山”，事亦有之，无足怪者。《地志》云：蜀川火井随处而发，久者百年，或数十年，光焰乃息。此又火随地气而聚散之一征也。

禽鸟肫肚之别

《蠡海集》云：“飞禽为阳，皆食果谷；走兽为阳，皆食刍藁。”此言殆未尽然。飞禽之中即有食生食谷之异。其食生者，则有肚，如鹤、鹳、鹭、鶖之类是也；食谷者则有肫，如鹅、鸭、鸡、雀之类是也。《集韵》云：“肚，胃也。”肫、肚皆鸟之胃，以所食而分。故凡食生而兼食谷，食谷而兼食生者，其肫肚与专食谷食生者，又各少别。至于诸兽，如牛、羊、鹿、狗、犀之胃，则曰膾，即肚之旁，俗所谓百叶者。《周礼》谓之脾析，“醢人”注云：“脾析，牛百叶也。”《字说》曰，牛羊等物食生草，故有百叶。夫牛羊何尝不食豆菽乎？其百叶亦非因食生草而有。大凡倒喉之兽，皆有百叶。《尔雅》曰：“牛曰□，羊曰□，麋鹿曰□。”注云，□，食之已久复出嚼之也。反刍出嚼曰□。《说文》云：“□者，藏之□中，吐而噉也。”是牛、羊、麋鹿皆倒喉，故有百叶。以类推之，可知矣。又如熊羆之属，则兼食生物、蔬菜；猿猴之属则专食果谷；虎豹之属则非生物不食。走兽未尝不食果谷，而亦岂

皆食刍蒿乎？昔人谓鸟兽得气之偏，五脚六腑不能备具，辨之甚详。而肫肚百叶之说，独未有发明之者，见其粗而不知其精也。

惟人于饮食，亦有与藏腑不合者，少沾气味，即秽吐反逆，终身不能入口。此其肠胃之间，亦必有异处。《灵枢经》谓，五脏有大小、高下、坚脆，故饮食嗜好不齐。信哉言也。